

用鮮血凝結成的作戰藝術—— 一位飛將軍答航空醫官問

· 何邦立 ·

頃接麗蓉姐來信謂：「在整理家父（張光明老師）文稿，看到這篇文章，是他與國防醫學院醫科姚毓霖醫官及藥科高百之藥學博士間的對話，並解開二位疑問，現在三人都已作古，但赤子之心的疑慮，相當純樸，不知適合刊登否？」

張麗蓉女史（註一）來臺之初，雖然父親貴為空軍上校大隊長，但軍



張光明老師的年輕玉照，他一生執行超過兩百五十次作戰任務，獲頒一等宣威獎章、四星星序獎章，在世界空戰史上，極少有人能取得這般輝煌紀錄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人生活清苦，為減輕家中負荷，十四歲的她，初中畢業就考入國防醫學院高護職業護理班，民國五十年畢業，成為正式護士，她半工半讀念淡江夜間部，完成大學學業，後赴美進修從事護理與醫院管理工作有成，並有著作。她秉持一片孝心，為紀念父親張光明老師，特於民國一〇八年編著《最後的空中騎士——中國第一代空軍王牌飛行員張光明》，該書收集了許多原始飛行日記、地圖、文諭與手稿等資料，極具史料價值，蒙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。

姚毓霖醫官是國防醫學院遷臺後，民國三十九年底招收第一班的大學長，醫科五十期，民國四十六年畢業後，分發空軍擔任航空醫官，曾在空軍總醫院內科部服務多年，醫治過不少飛行員。他為人誠懇，與張光明老師閒談期間，張家方知日軍侵華，導致姚醫官家破，只能隨難民潮逃到重慶，為蔣夫人宋美齡的育幼院收留，巧的是張夫人（劉文生女士）當時仍是中學生，為響應蔣夫人號召，其時

亦在重慶育幼院做義工，異地巧重逢，兩家因此建立起關係。麗蓉姊說：「姚醫生是一位優秀的內科醫師，家父有任何不適，我可隨時打電話向他請教，回憶起往事，心中無限感念，姚醫生還送了一本手著《The Fulfillment of Promises Made》敘說戰爭孤兒的歷程，他中（英）文筆絕佳，非常感人，我很思念他」。

高百之，國防醫學院藥科四十期，民國四十七年畢業，後留美獲博士學位，高博士是乳癌切片即時抹片診斷（Frozen Section）的發明者，至今世上仍使用此法診斷，高博士是國防醫學院之光，他常來電與張光明老師談抗戰及空戰，高夫人也是屏東長大，與張家大姐是同班同學，真是太有緣了。

姚、高兩人中壯年後，皆在美東就業定居，他們心中始終有個疑團，數十年沒有找到答案，那就是「中日戰爭之初，中華民國空軍的士氣非常高昂，但機種相當落後，是否該用雞蛋碰石頭，犧牲掉一千五百位寶貴的飛行員？」姚毓霖醫官並表示：「後來日軍試用新研發出來的零式戰機，擊落我空軍五十架，也曾令美國空軍蒙受重大損失」。

邦立（作者）曾於民國一〇四年

出版《筧橋精神：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》乙書，就是考證空軍抗日戰爭初期的血淚史，花了十年的功夫，書中主角就是張光明老師。他是麗蓉姐的尊翁，我的專長是航空事故調查，又有航空醫官與飛行的雙重背景，與張老師相識逾半世紀的情誼，屬忘年之交，當年在美常向張老師請益有關抗日空戰史方面的問題，偶亦談及空難調查，諸如戴笠（註二）空難釋疑等。

張光明老師是中央航校五期筧橋的畢業生，服務於空軍第四大隊第二十二中隊，曾擔任高志航的僚機，中日空戰時，他幾乎無役不與，同隊袍澤犧牲頗多，包括大隊長李桂丹、中隊長呂基淳，分隊長李鵬翔、隊員巴清正、王怡，是役張光明中尉機身中了二百一十九發子彈，幸運返場，這就是著名的二一八武漢空戰，我方犧牲五員。

中日雙方戰果，難免因士氣宣傳而灌水，應以實際犧牲人數，逆向交互檢查雙方戰報，佐以參戰者經歷，逐步還原歷史真相，使之水落石出，此乃民航失事調查必用之「交替檢查驗證法」，對戰史真相的還原，有其異想不到的效果！

我將日本防衛廳研修所戰史室（

註三）檔案資料與中華民國空軍「抗日戰史作戰紀錄」與「忠烈錄」犧牲資料進行比對，加上親身經歷者張光明的口述，重寫了「二一八武漢空戰的考證文」，兼記述「李桂丹殉國始末」、「誰擊落了金子隆司大尉」及「指揮系統的缺失與責任」，區分三期刊載於《傳記文學》第五八〇至五八二期（刊載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至十一月號），經史料的考證證明，是張光明擊傷了來犯日機領隊金子隆司，並使其失蹤，張真正的戰績應是五架半，他是雙翼戰機最後一位王牌飛行員，感謝在美期間，張光明老師給予我許多的指導，回憶彌足珍貴。

《筧橋精神：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》乙書於民國一〇四年夏，適值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付梓，深獲張老師的讚賞，他說該書從考據的角度切入，真正寫出「筧橋人精神」、「空戰勝負」、「打仗靠戰術」、「戰略思想」和「卓越的領導才能」，至於對姚毓霖學長所提問題「雞蛋碰石頭」的答案，因筆者與張老師長期討論抗日初期空戰史，作為專業能飛的航空醫官，我相當熟稔當時飛行員的心理狀況，並以張老師於民國九十八年光復節的賜贈墨寶與讀者分享。

試看，張光明老師如何說：

張光明老師當年駕駛霍克Ⅲ型機（編號二二〇五），個人首戰締造擊落日機之戰果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用鮮血凝結成的最高境界作戰藝術——答姚毓霖醫官並兼覆高百之藥學博士

張光明

自稱筧橋老兵，時年九十七歲的「八一四」空戰見證人，亦為首戰擊落日機的老英雄張光明，特以下文作覆：

科技新武器可以改變戰爭型態，日新月異的進化，也會改變人的思維，現在要談七十年前的事，勢須把時光倒流來看問題。

空軍是一個深具攻擊性的軍種，因為我們不能製造，只能買外國次等性能的飛機，顯然形成弱勢空軍，弱

勢的中華民國空軍，為何還有士氣高昂的戰力？讓我們回顧那個年代中日的關係，甲午戰爭中國戰敗，割地賠巨款，養肥了日本，民國十七年（西元一九二八年）日本謀害了張作霖，想不費一兵一卒，巧取滿蒙，失敗後於民國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一年）發動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揮兵豪奪中國東北，一年後進兵山海關，又一年兵臨平津城下，繼而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，又於民國二十六年（西元一九三七年）發動淞滬之戰，無休無止的侵略，終於激起中華民國全面抗戰，如果出生在那個時代，正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，眼睜睜地看見外敵闖進家門，燒殺掠奪的侵略暴行，作何感受？

閣下（指姚毓霖）曾任空軍航空醫官，熟知空軍招生條件：

- 一、報名須持高中文憑或大學肄業證明。
- 二、年齡限十八歲至二十三歲。
- 三、需通過航空體檢及學科初試與複試。

四、錄取後需有兩個有正當職業的保證人。

那個年代，中華民國號稱有四萬萬五千萬人（四億五千萬人），文盲人口占半數以上，能接受中學或大學教育的為數寥寥，而且必定是家庭財

力充裕的青年才能報考空軍，絕不是為謀求職業，也不是貪圖待遇，青年只是單憑满腔熱血，為救亡圖存才進空軍，這正是空軍士氣高昂的真正原因所在。

至於是不是應該用「雞蛋碰石頭」這句話，本人認為尚不適用這種形容詞，空中作戰勝負不是全憑「數量多寡」或「性能強弱」來主導決定，而是許多因素來決定，雖有先期分析評估作業，但還有意想不到的好、壞因素影響。而指揮階層有沒有見識、膽量和高境界的意識思維，亦是空戰勝負的關鍵。

用三項空戰實例說明

一、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中日戰爭，中華民國弱勢空軍在京、滬、杭地區，數週內在長空擊潰了日本木更津和鹿屋兩精銳航空隊，當時我們使用的霍克III型機沒有日本九六式飛機速度快，火力亦弱，為什麼日本飛機損失慘重？一是因為日本沒有戰鬥機護航，任由我國霍克III型機隨意攻擊，二是天候不佳，必須低空投彈，為霍克III型機所乘。

二、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下旬，我國飛機在京滬地區晝夜奮戰兩個月餘，飛機損失殆盡，亦無力對抗日

本九六式飛機，高志航傷癒回南京，見日機每日空襲南京，遂請命一戰，率僅有霍克III型機五架起飛夜戰，經激烈纏鬥一場，雙方各無損傷收場，這純是弱對強、少對多的空戰，靠的是膽識、勇敢、決心、技術精湛發揮而取勝。

三、民國二十七年五月，我國派遣兩架馬丁重轟炸機，不載炸彈，僅載紙彈（心戰傳單），空襲日本本土，日本毫無防禦與抵抗，兩機竟然完成任務，轟動全球，這就是膽識，高境界作戰藝術的發揮。

空軍活動在天空，很多因素會影響其安全。平常的訓練活動，損傷率就很高，在作戰時，損傷率高於平常的三至四倍，八年抗戰，空戰頻繁，青年飛行員的傷亡，大多在作戰時，沒能佔有高度優勢而造成，高度是空戰第一要件，日本零式戰機投入戰場，其速度與續航力，均優於九六式飛機，更優於中華民國的戰機，初期取得重慶、成都、天水等地空襲成果。

所言第一架零式戰機擊落我國戰機五十架的說法，這是道聽塗說流言，極不合理也無事實根據，據知當時重慶、遂寧、成都、雙流、南鄭、天

水等任何一個機場，都沒有駐留五十架飛機，不可能說擊落中國五十架戰機，一架零式更不可能擊落中國五十架戰機，這一點沒有討論的價值。

駐昆明飛虎隊（後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）的P-51型機，與零式戰機交戰多次，P-51型機漸取優勢，零式漸呈萎縮，更何況P-51型機進入中國戰區後，日本完全失去制空權而戰敗。

（西元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）

張光明 寫於洛杉磯）

後記

張光明老師一生事業保國安民，無私無我，移孝作忠，是最後一位參與抗日空戰的老兵，享年一〇三高壽，西元二〇一六年春，在美國仙逝，歸葬臺北五指山軍人公墓，一代戰魂，安眠故土，長佑我中華大地！

（為紀念「二一八」武漢空戰八十五週年而寫 何邦立 又啟）

註一：對有才能女子的美稱。

註二：戴笠是國民政府於抗戰時期的情治機關首領，長期領導及從事間諜與特務工作，對抗日與牽制中共具有重要貢獻。

註三：是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的前身，二戰失敗後，執行戰爭（史）事件調查的機構。

下圖為穿著飛行服的張光明老師【本社資料照片】。



張光明書
二〇一〇年九月廿二日
於美國洛杉磯

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服啟
航空醫 何邦立敬贈
戰爭絕非強者必勝，
抗戰初期，中日兵力
懸殊，當中國弱小空
軍在接戰數週，一
舉擊潰日本木更津
航空軍主力航空隊。
青年中國志士，救
亡圖存，壯志無視
強敵，血洒長空，亦無
所憾！
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空戰見証人
何邦立六高齡賀新老兵

張麗蓉女士整理物品，翻到父親（張光明老師）和國防醫學院醫科姚毓霖醫官及高百之藥學博士間的對話書信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